

重新发现中国文丛

鲁迅国民性批判文选

鲁迅·著

摩罗 杨帆·编选

月亮的寒光

復旦大學出版社



重新发现中国文丛

鲁迅国民性批判文选
月亮的寒光

鲁迅·著
摩罗 杨帆·编选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亮的寒光:鲁迅国民性批判文选/鲁迅著;摩罗,杨帆编选.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

(重新发现中国文丛)

ISBN 978-7-309-07402-4

I. 月… II. ①鲁…②摩…③杨… III. 鲁迅著作-选集 IV. 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4200 号

月亮的寒光:鲁迅国民性批判文选

鲁 迅 著 摩 罗 杨 帆 编选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张旭辉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3.25 字数 354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402-4/I·556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重新发现中国文丛”学术委员会

主编：邓正来

主编助理：孙国东 林 曦

主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王国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员)

刘清平(复旦大学哲学教授)

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化人类学教授)

纳日碧力戈(复旦大学人类学教授)

张乐天(复旦大学人类学教授)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

胡必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员)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韦 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徐 勇(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员)

林尚立(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任 远(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

陈明明(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

顾 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政治学教授)

郭苏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政治学教授)

邓正来(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

根据中国 走向世界

——“重新发现中国文丛”序

邓正来*

晚近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诸如“西方的终结”、“中国拯救资本主义”、“中国统治世界”这样的话语充斥着中国社会科学界。在这种学术风尚盛行之前,我主要经由三个方面的学术努力从理论上论证中国社会科学实现“知识转型”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第一,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来看,“全球化问题”并不只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也是一个话语的问题,是何种视角将支配我们审视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我经由细致研究后认为,我们在被卷入一种所谓客观的“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介入了一场有关全球化的“话语争斗”之中,而且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话语建构”的问题,其核心就是话语争夺权的问题。而这场话语争斗的关键意义便在于它向我们开放出了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即我们究竟面对的是谁的全球化?何种“全球化”?这不仅要求我们强调有关全球化的“问题意识”,更是要求我们强调一种由全球性与全球主义高度互动构成的全球化进程。这种要求所依凭的乃是乌尔利希·贝克在全球化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这样一种颇为著名的概念分析框架:广义的全球化既不只是一种客观现实,也不只是一种主观建构,而更是一种主客观的互动进程,而这三个不同的层次便是被分别称为全球性、全球主义和全球化的三

* 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编,《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

个概念^①。显然,这一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它给我们开放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维度,亦即我前面提到的关于全球化的话语争斗维度。就此而言,我们必须对那种片面强调全球性或全球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在面对各种因素繁复互动的问题的时候总是很随意或者很习惯地把它们描述成一个极其片面的平面图像?因此,将全球化问题本身做“问题化”处理的努力,不仅意味着我们意识到全球性和全球主义是一起出场的,而且还意味着我们绝不应当简单地以为全球化是一种孤立存在的客观现象,而应当充分意识到全球主义对全球性的建构或形塑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我们应当介入到有关全球化之性质的“话语争斗”中,而且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话语建构”的问题,而其核心问题便是有关何谓“全球化”或“全球化”何去何从的话语争夺权的问题。质言之,全球化就其性质而言其实是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②。

第二,当下中国所进入的“世界结构”对中国构成了基于“承诺”的支配,这种支配性质的变化其实为中国和中国社会科学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我看来,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加入世界结构之后,世界结构支配的实效所依凭的却是被纳入这场“世界游戏”的中国对其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的承认。换言之,当下世界结构的支配是结构性的或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性所依凭的并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国就遵守当下世界结构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诺,而不论中国是否与之进行“共谋”。这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为中国带来挑战的同时,事实上也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即给我们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规则的资格。但我们能否将这种资格转化为现实的修改规则的能力,其前提乃在于:作为“思想库”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关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理想图景”;否则,我们所获得的这种资格和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形式资格而已。如果没有关于我们是谁、何种生活是一种善的生活、何种生活是一种可欲的生活、何种全球化是我们认为合适的全球化等方面的理想图景,仅仅依凭这种形式资格,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生活规则的方面作出中国自己独特的贡献,只能要么拥抱西

① 参见 U. Beck, *What is Globalization?* London: Polity Press, 2000, 转引自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载《欧洲》2000年第1期。

② 参见拙著:《谁之全球化? 何种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四章。

方的既有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显而易见,在我们没有这种性质的理想图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就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未来规则作出我们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的^①。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在这个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事实上进入了以探究“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

第三,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知识实是一种以权力和“正当性赋予”为基本实质的话语。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知识绝不像客观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性和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和固化性的——这些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了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我们形塑和建构中国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当然“理想图景”^②。此前,正是因我们对潜隐于全球化背后的新自由主义话语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批判,中国社会科学所形成的全球化话语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秩序在根本上乃是以“西方理想图景”为依归的。因此,只要我们洞见到社会科学知识所具有的这种“正当性赋予”力量并恢复其批判性品格,我们同样能够以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为灵感之源、以基于中国视角对“世界理想图景”的想象为理论依据而建构我们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社会科学理论,进而推动这种理论走向世界。

正是主要以上述理论洞见为基础,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我所谓的“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这种“知识转型”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重新发现中国,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同时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在我看来,这是全球化时代所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

我们究竟拿什么样的成果走向世界呢?我个人一直坚持这样的一种观点:毛泽东的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不仅可以适用于中国文学艺术事业,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科学。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

① 参见拙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23页。

② 同上书,第266—267页。

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而不可能用“西方化”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这个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西方化”的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问题;二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国文化为支撑的,因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然是“地方性”的。这就需要中国的学者用一种“地方性”的社会科学来解释和回答中国和世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据此,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三样东西走向世界:一是让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二是让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三是以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对世界秩序重构的理论建构走向世界。在我看来,这三个方面都深深地打下了中国的烙印,也是我们可以为世界学术作出贡献的地方,更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重新发现的重中之重。

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重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中国研究,而毋宁是要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发掘中国和中国人所具有的“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和思想资源;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发现”绝没有预设一个具有某种实质规定性的、本质主义的“中国”,而毋宁是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伦理性的文明体;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中国”亦不是排他性地聚焦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卓越表现的“当下中国”,而毋宁是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创办了这套“重新发现中国文丛”。我们期望:它既成为中国学术丛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亦能成为新时期最著名的“中国研究”大型文丛;既能成为我们将世界著名中国研究成果“引进来”的一个学术渠道,亦能成为推动以中国深度研究为特色的学术成果“走出去”的一个学术平台!

解 题

在讨论月亮的寒光之前,我得强调一个事实。在西方强权介入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之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凭借中国文化的博大、成熟与之周旋一百多年,直至戊戌维新时代依然巍然屹立,保持了一个伟大文化的尊严与信心。

但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接连失败,使这份文化的尊严与信心难于维持下去。

中国经过辛亥革命之后,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具有社会控制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的、能有效抵制殖民侵略的、能带领国人致富图强的国家政权,中国依然处于“保国、保种、保教”的危机之中,这让那一代精英群体从革命的期望中跌落到绝望的低谷。一部分精英群体更是出现了明显的精神崩溃。后来影响巨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群体,就是这种精神崩溃现象的代表性人物。

鲁迅出道于民国前期,完整地体验与表现了这种由热烈而堕入绝望,由绝望而堕入怨愤的心路历程。鲁迅是此种情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悔改,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这句写在《朝花夕拾》中的咒语,能够大致丈量鲁迅绝望与寒凉的深度。

鲁迅对于国族的挚爱,完全等同于梁启超。但是,鲁迅将走投无路的痛苦,变成了对于国民及其文化的怨愤,在情绪的光谱上,已经走到了梁启超的另一极。

梁启超是中国的太阳,鲁迅是中国的月亮。

冷月照孤魂,孤魂咒劣根——这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基调。

解题

第一辑 中国文化综合批判 /001

- 灯下漫笔 / 003
- 春末闲谈 / 008
- 略论中国人的脸 / 011
- 说“面子” / 014
- 看镜有感 / 016
- 马上支日记(节选) / 019
- 北京通信 / 028
- 忽然想到〔一至四〕 / 030
- 忽然想到〔五至六〕 / 034
- 忽然想到〔七至九〕 / 037
-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 041
- 记谈话 / 047
-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 050
- 论照相之类 / 051
- 杂感 / 056
- 杂忆 / 058
- 习惯与改革 / 063
- 北人与南人 / 065
-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 067
- 论“他妈的!” / 070
- 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 073
- 观斗 / 074
-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 075

无声的中国——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 077

听说梦 / 081

随感录二十五 / 083

随感录三十八 / 085

随感录四十一 / 088

随感录四十二 / 090

随感录四十八 / 091

随感录五十四 / 092

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 094

随感录六十一 不满 / 096

电的利弊 / 097

示众 / 098

狂人日记 / 102

长明灯 / 110

第二辑 权贵和精英批判 / 119

野兽训练法 / 121

随感录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 123

“死地” / 124

纪念刘和珍君 / 126

可恶罪 / 130

偶成 / 131

“友邦惊诧”论 / 133

谚语 / 135

沙 / 137

爬和撞 / 138

空谈 / 140

论睁了眼看 / 143

关于知识阶级 / 146

老调子已经唱完 / 151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 156	
从帮忙到扯淡 / 158	
帮闲法发隐 / 160	
学界的三魂 / 162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 164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 168	
隐士 / 179	
导师 / 181	
“智识劳动者”万岁 / 183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 184	
十四年的“读经” / 186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学匪”派考古学之一 / 189	
宣传与做戏 / 192	
真假堂吉诃德 / 194	
打听印象 / 196	
一点比喻 / 198	
无花的蔷薇之二 / 200	
可惨与可笑 / 203	
吃教 / 205	
喝茶 / 206	
论“赴难”和“逃难”——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 / 208	
三月的租界 / 211	
孔乙己 / 213	
在酒楼上 / 216	
孤独者 / 223	

第三辑 底层群体批判 / 239

迎神和咬人 / 241
我谈“堕民” / 243

隔膜 / 245
通讯(致旭生) / 247
琐记 / 252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 257
“以眼还眼” / 259
“揩油” / 262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 264
中国的奇想 / 266
《二十四孝图》 / 268
阿金 / 272
未有天才之前 / 275
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门外文谈之十一) / 278
女人未必多说谎 / 280
倒提 / 281
踢 / 284
谈金圣叹 / 286
我要骗人 / 288
未来的光荣 / 291
祝福 / 292
一件小事 / 304
风波 / 306
阿 Q 正传 / 312
药 / 340
故乡 / 347

第一辑 中国文化综合批判

灯下漫笔

—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